

錢仲聯編著

96.3.18

近代詩鈔

貳

錢仲聯編著

近
代
詩
鈔

貳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高心夔（一八三五——一八八三）

初名夢漢，字伯足，又字陶堂，號碧涓，江西湖口人。少稟異資，曾撰《廬山賦》，擅時譽。咸豐元年辛亥（一八五一）舉鄉試。入都，與王闓運同客於肅順之門。未幾，太平天國攻江西，乃歸練鄉兵五百人，投曾國藩幕下。咸豐九年己未（一八五九）會試中式，朝考以詩出韻置四等，停殿試一科。明年再試，朝考亦以詩出韻置四等歸班。因其出韻皆在十三元韻，王闓運嘲以詩云：「平生雙四等，該死十三元。」銓選知縣，遂南歸，曾佐李鴻章幕。叙勞以直隸州知州發江蘇，兩署吳縣，先後四年。吳中爲刻《陶堂全集》，中有詩《陶堂志微錄》五卷。生平事蹟，見楊峴《高伯足墓誌銘》、湯紀尚《高陶堂先生傳》、朱之榛《高先生事狀》。

心夔自謂所以稱「陶堂」之故，是由於「弱而好詩，尤好淵明，溯焉而上，遊焉而下，不恥其不似也」（《陶堂志微錄述目》）。但心夔爲人負奇氣，翁同龢以爲「其人個儻磊落，非凡夫也」（《翁文恭公日記》）。爲肅順門客時，實欲借手以圖事功。不幸肅順敗而坐廢。攝吳縣令，又以強項罷去。行事與詩，都不近淵明。他是江西人，但不做江西派詩，張之洞嘗誚陳三立詩爲學心夔，江西詩人夏敬觀，提出「豈其然耶」的疑問（見夏氏《學山詩話》）。他倒是和湖湘派的王闓運接近，但作品的戛戛獨造處，又非王氏之徒事模古者所及。王氏《湘綺樓說詩》中說：「高伯足詩少擬陸、謝，長句在王、杜之間。中乃思樹幟，自異湘吟，尤忌余

講論，矜求新古。嘗刻意作《詠懷詩》廿首，錄稿傳余，並採月旦。余云：五字相連，皆不能解；一二認之，固自可識。吾無以名之矣。高頗自失。及將卒前數年，偶見其歌行一二篇，逸氣高情，足壓同輩。惜乎其中天也。《湘綺樓論詩絕句》中也說：「劍氣珠光逞少年，老來長句更芊眠。饒思秀澀開新派，終作楞嚴十種仙。」都比較肯定其少作和晚年作品，而對其千錘百煉，藝術上最具獨創性的作品，反多微詞。大抵心襲作詩，五古多得力於大謝，七古近體多學杜，而皆不襲其貌。沈雄峭拔，奇氣橫溢，不因雕琢而傷氣。造語生瓶，有時亦病鉤棘。七律《漢家》四首，爲英法聯軍之役，清文宗出奔熱河而作；《城西》二首爲追悼肅順而作，皆沈鬱蒼涼，兼藻采麗澤而有之，合杜甫《秋興》、《諸將》，李商隱《隨師東》、《重有感》、《詠史》、《茂陵》於一手，無媿詩史。寫景之作尤工，誠如徐世昌所云：「琢磨刻畫，入奧入堅，蓋且上規顏、鮑，旁取韓、孟。」《匡廬山詩》七篇，可爲代表。李鴻裔《陶堂志微錄序》謂「其才之雄寡，氣之剛厚，辭之美富，足以爲詩之達者。顧嘗怪近世作家或喜沿優淺之習，刻意懲矯，輒才斂氣，悶遏光采，託興深遠，必具內心，猶懼其易也，既鑣既琢，揉而磋之，必泯力跡，一字未愜，或至十易。及其辭與意適，天然奧美，鎔煉之極，造於幽微。其工力之深重，並世詩人殊未能或之先也。吾嘗評其詩能嚙咀古作者之菁腴而不模肖其貌，戛然自闢町蹊，不侔於古，然亦病其收攝艱苦之意多，寬博歡愉之趣少，慮其境或象之」。這一席話，可說是對高氏其人其詩之得失的全面概括。

奉贈鄧八輔綸許六振禕兩兄三首

肝膽飛揚日，論交萬馬前。空屯芍陂水，長痛武溪天。不死增孤憤，冥行負盛年。古原秋草盡，青黑一烽煙。

涉難成吾恨，開懷賴爾親。露棲淹素節，雲望合黃塵。遠驛聞征鴈，孤城哭故人。無爲憂百歲，往日已傷神。

畫角暮山悲，山山隱蔽虧。戰聲秋共寂，歸路夢俱危。南顧煩清問，東征祕後期。獨憐鄉父老，仰泣待旌麾。

東湖月傷亡友范七

曲碕縈淥波，荇絲綴雲素。娟娟雲際月，淺映湖上樹。城西戍火微，面水一螢度。峭風吹蘿帶，飛翻桂華露。香定四無聲，碧影潰煙去。欲尋徐孺亭，悽斷回橈處。

孤山

川居滌塵擾，好雪復新曦。隄草苑秋綠，雲漣無故姿。步迎風際香，遙辨臨波枝。偶然似出世，指就青霞棲。鶴夢不到境，薜蘿吟興微。仙者遺此貺，酒客何由知？種生終南下，心跡涇水泥。拊髀

牧豎笑，是翁猶能棋。

冷泉亭

倦旅辟州郭，所適盡安便。晞髮石磯午，白雲心餒然。松花粉我巾，半蘸清冷淵。陰壑上千磴，疏雨生空煙。樵擔島外歸，穉子樹下餐。鐘魚四山響，不離翠微間。孤僧坐未去，月高行飯猿。

進安陸府南河灘傷挽船者

驚掉天門湖，驚急非一狀。陽侯戲人命，復此楚高浪。羣水闢故道，奪隘怒俱放。陂山半顛動，篙櫓仰失傍。不資螭虎力，斯痛魚腹葬。縈纜有萬鈞，脫臂豈再抗。弱操折顛跼，御變哀用壯。飄沙晨無次，猛風暝取王。見危致沈酣，出險神采喪。瞻立過蜚鴻，申懷送悽愴。

春日遊京西山寺四首

遠別山水郡，閉居成首疾。蕙風暖吾春，遊心宕清日。駿友多勝想，蟠氣亦勇出。謁來要路蹊，扣彼巖下室。鳴湍恣奔邁，聲激中有鬱。雲石性不戕，環護泰古骨。勞營問桑樞，何福養芝朮。渾非金齒子，率爾遺天伐。日落西風寒，悲吟起松末。

飛蓋杏花林，林花笑行子。霞雪光參差，出入香腹裏。青湏孕絳氣，幢幢磻戶起。斗上結二儀，

琳碧潑雲趾。半體橫倉白，虛洞插根柢。詭哉釋衍力，震驚無生始。諸妄天曠暝，餘波吸宏侈。政居清靜宗，一宗心識死。住世誰短長，古拓語潭水。

僧巢閒山淥，高下草木涼。佛汗疑雨至，枯柏屯陰倉。拔地非一根，負志各千霜。百丈老平仲，磊落擗天闕。獨云帝者徵，悅留難爾詳。北斗羅上枝，珠緯貫四傍。惕息欲下拜，離立三彷徨。夜泉回竹畦，雜籟省虛堂。可與前世智，亦足令心傷。

戒壇九瘳松，桀立無寸媚。一松擎一葉，搖簸百枝翠。信美失常度，同林變貞脆。瘖奴擊且顛，道獄雄此寺。十年放石斧，結趺謂生慧。如彼飼鷹女，炷臘珞匈背。無靈有躁險，貪獲孰高致。浮漚一世俗，岐道駭孤詣。去去毋與談，憂樂樹吾志。驅馬九陌塵，爛漫兩捐棄。

短歌贈別郭編修嵩燾歸湘陰五首 選二

薊中瓦盆嘲楚老，九醞無嘗飯蔬飽。江鄉魚菽秋可羹，作計還家覺君好。丈夫四十肩嘆衰，終日仰屋嗟何爲？高才可賤世可棄，輕薄貴遊同路埃。

工師珣斫孤桐琴，流波霰雪風所淫。不知主人悅何曲，上堂彈作翔鵠音。音高指急弦欲絕，四筵無歡推手別。悠悠湘水日夜鳴，君去寒潭奏清月。

漢家四首

漢家新樂舞雲翹，酒醒丁沽萬里潮。尺二嫚書鳴狗彘，五千樓甲捲蟬貂。當關已哭歸元將，抗疏猶爭辯色朝。幾宿賢良門下直，落槐如雨送吟颺。

水斷盧龍八月冰，寒沈毳帳夜生棱。郊人聚櫟田無燭，埃吏迎鑾馬不騰。璧月瓊枝空邸第，銅牙弩矢在園陵。六官休惜蒙霜露，羈旅乾坤數中興。

何處郎官碧血封，金犀池上火雲彤。遙聞斬使非軍志，豈憶修防有國容？北鄙秦師驕鄭賈，南征申伯痛周宗。懷柔事事干寬政，恩澤千秋溢賜鍾。

蹕路蕪深四十年，翠華光動舊山川。鑄成精鐵籠車轂，割與流蘇飾馬韉。迅鼓懷皮驅涿野，還羅豹尾侍甘泉。館幽營雒非常計，七誓雄規日麗天。

匡廬山詩七首 並序

匡廬之靈，以雲以瀑，錦壁韜日，翁河在梁，歆乎千響萬色，鵠眩虬駭者已。吳楚錯趾，睽若仙國，顧靈處之懿，悶焉寡文，暫謝凡鄙，幾拔區外，咸豐之二，公車南返，始有軼塵之思。秋清事暇，行滕銳出，從雨奴一衲，登降茲山。餘六旬所，扣谷雲美，近人故囂。蓋嘗勤遐討於眇元，發天府之遯秀，目不室賞，諧衆則遺，森遽應。

心，爲獲偏富。自雷蕤荆漢，靈陸嶽庭，朱嶺一蟄窮冬，繁精不濁。頃年辟兵居白羊湖，吾先大人有莊於是。平揖匡君，俯接衡宇，晦旦三變，溫恭以威。或問山中舊遊如何，爲指述佳覲，輒詮一詩，追索幽奇，融衍智故，十離寒暑，既竭吾才，臯乎，神思愴惕，名象俱逸，大適將至，不知何言。有晉栗里先生，詩家聖師，道與匡同，醉石卷如，菊籬非昔。若夫羽客羈縻，書神棲練，通蔽異術，風流曷歸。趣高者齋志獨邁，興勃者流連諷嘯，雖微私淑，亦其所歎？羅浮之館，天台之賦，吾茲汶汶，聊欲兼之，故染翰命書以導善遊者。

半巖已穹青，絕跡承鳥道。翕張一元闕，敵面竦神造。浮浮晴松氣，活翠吹滿抱。裂壁沈中陰，孤蘄靜旁裊。佚靈牖冥宇，丹署梨天巧。石霞映餘致，文著心窈窕。靚深萬古穴，笑盼闕方曉。善閉無通扃，處晦晞至寶。精能闢剛嶽，奧寤達人表。閱景界寒莓，徵塗思悄悄。清虛洞

晚飯池上寺，罷磬柏下堂。離門衆象沒，廩封天四牆。灑冰其氣溟，盛霧夏猶霜。黠突洞無抵，倏忽升輪光。初綴露縈飛，稍隨松蓋張。翻傾百冶液，燐射星榆鄉。陰礁然海火，榮河恢景陽。山精歲出納，寶此神明倉。佛徒詫聖燈，嶽崎作壇場。熒臺自淵曜，蕭邱寒不煬。須臾掃怪變，素壁摩虛梁。天池

寧蘿下絕壁，歷亂蹋雲根。濡人倉篋色，潤似春雨痕。鮮碧靜修修，哀礪伏地喧。奇心撰葱峭，疊閣冷風盤。龍螭飲清化，據谷儼窪尊。悒悒谷中語，草風鹿相羣。大道不御物，表物道以存。華

日耀東峯，巖霏蓄餘昏。遺鏃隱飛蛇，可睨不可捫。棲賢谷

麗康匿神峯，古騰縵天障。雪然開陽喚，水步盤鵲上。錮陰蘆灰始，囊土遺巨防。纖葛寒濛青，雪沫四飛颺。盈孚萬寶迸，淥利兩渠壯。交隘羞奔霆，百控爭一放。去波赴虛無，來湍激淒亮。落鈞漱鳴，竹肉斂餘唱。不擊縣濤勢，寧規灌輸量。重湫證宏祕，東駕期鴈蕩。谷嶽泉

超世服命卑，力徵限虞麓。遣彼鳥獸門，罨罨失羈束。紆衷括東涯，楚越幫銜幅。枝山垂瓜蔓，鬢鬢雲共綠。晡時臨高秋，上下清若沐。鴻飛半湖盡，海月吐其腹。三垣濕蒸嵐，冷結珠采縮。化城進無泊，塊蘇誰再目。鸞虎靳五驂，還家饌香玉。五老峯

謫龍息形生，天矯紫水峽。一壑滂千曲，淺之萬餘尺。輾轉十道車，聲此怒淙赫。堯童指巖背，曠有丹師宅。梁起繩度空，心墮風拥石。凝落薦輕履，引藤眩飄幘。險過寒光平，屋樹通皓白。截立坐無階，垂足當戶席。蛟綃攝潭底，絳縹曳天脊。仰頭逝仙羣，鈴佩吟霧帟。朗悟源上源，鸞漿夢今夕。黃崖

連峯距劍棘，及□失諸嶠。烈風非時集，芥垢不足霑。巖巖無垠天，側映寫谷谿。石竹皺鐵畫，和煦絕津漸。桀哉雙鬥它，湧奮噩我阨。縱橫僵杈路，踰霓鉅紅藍。叢生一氣中，猛噬沸相殲。荒陋苦異性，六沴鍾貪恡。坤德既臧疾，察淵智者慙。願續九牧貢，鑄作明堂監。金竹坪

題夏明府^變中西紀事

灌嬰井動春潮惡，庾亮樓空夜雨昏。有客閉關憂社稷，看君揮筆隘乾坤。舍人^{謂邵陽魏源。}海國諸圖在，使相江防一疏尊。好共此編參緩急，兵形今古判堂門。

峽山寺寄郭中丞

湫峽十餘寺，出沒千雲松。松覆峽中水，水織雲間峯。峯峯立筍森森束，帆帆側翼鳥趨谷。春舟箭過今遡迴，騰碧親人遲勝速。出峽南下南海寬，入峽北上五嶺盤。峽中思君一矯首，二禺不見雙烟鬢。吾生何勞路何滯，去時莫省來時意。空憐湫水響公清，更問湘流成底事？百舟進纜千夫號，磴道杳窈倉厓高。窮年苦驅水陸力，萬事利鈍唯天操。龜山既能蔽東魯，越市還應笑晁甫。我行不辟關路難，公莫辭官諫垣怒。

韓瀧祠

九瀧雖險絕，孤艇氣無前。盡此驚洪水，全離瘴海天。宦程無吏問，厓構有詩傳。南極文星隱，行臧信播遷。

雪後望衡山不見

揚舲桂東水，望嶽湘西岸。不見湘九曲，詎見衡九面。氤氲自山澤，下上一冰霰。夫容七十二，何處徊飛鴈？此中玉立人，陵虛玩流轉。

焦山

江淮灌京口，盛氣掄南戒。羣山屏絕岸，一嶼當其會。未須負殊秀，特立久乃貴。造化得無意，置此洪濤內。春空溢風霆，日出巨鼇背。端然聳神觀，物怪百斂退。樹石根青冥，縣景失窺睨。豈知幽靈窟，直筦天地隘。二孤庶可參，金算焉足對。尚阻松寥棲，何由舉元界。

城西二首

連雲列戟羽林郎，苑樹依然夕照蒼。一狩北園盛車馬，再尋東閣杏冠裳。滌蘭苦汚生前佩，炷麝能升死後香。赫赫爰書鑄惇史，天門折翼夢荒唐。

寵冠親賢料遽衰，致身胡取亟登危。將軍清靜歸醇酒，公子聲華誤繡絲。坊樂入筵天慶節，殿材營第水衡司。十年風誼虧忠告，江海堙流此淚垂。

贈彭三舍人鑾爲別

鄭子夢錦吾良友，唯君託死生。士窮求大俠，天厚與高情。度曲梁塵轉，悲呼屋瓦驚。吳兒天下姣，相佇醉蕪城。

日本儒官竹添光鴻懷詩見訪和其棧雲峽雨卷中天主堂之詠却贈

光鴻字漸卿，號井井，彼國熊本縣人。遊中土三年，有《日記》一卷，甚精博，

奇材也。

周王飲馬瑤泉岸，休屠金人輦歸漢。流沙不度老氏經，尤象紛紛鳴震旦。佞盧孽衍復代雄，西土氣衰流向東。東極三山日出處，聲教故與吾華同。孔孟雖亡心理在，至誠尊親況無外。後來羅馬劇蚩尤，誰道皇風委荆艾？吾華百世安文柔，勢傾大瀛真可憂。萬里飛鯨聘奇翼，五夜石鷄催白頭。詩客款門一驚喜，遠遊詩有靈均旨。登高不見系桴山，愁思茫茫東海水。

王翬江山雪霽長卷仿李成用王維粉繪法也布政龔使君命作歌

江左山水諸王雄，秀絕國初烏目翁。胸中唐宋妙津逮，輞川而還茲大宗。維也江干寫雪意，濛濛水霧來無際。昏鴉裁過月未生，想見靈虛取初地。可憐雪渡圖盈尺，王維《江干雪意圖》、《雪渡圖》，李成皆

有仿本。石田未見已頭白。江干雪卷今莫聞，坐對荒寒空嘖嘖。寒林秃筆歸營丘，王寒林法李所從出。天機迸入雪海流。當時石谷所摹本，水墨平湧無彫鏤。粉縷冥飛墨痕化，皆滅六時忘晝夜。晶紈二丈天作圍，豪發經營不留罅。省署縱觀窮日力，北風吹江雲吐壁。晴峯欲溜圃欲煙，木末行人望歸翼。舟膠網凍漁村靜，簇簇樓臺倒明鏡。鏡裏閭浮自動搖，天人祕采看難定。關山照曜何首尾，慘碧非空復非水。畫師遊心丈室回，一放瑤光萬千里。襄陽平生無李論，況與右丞校銖寸。珍儲晚破漆布筩，王江山雪舞真蹟出管後。戟門小火者家漆布竹筒中，見馮夢楨記，蓋元御府盜出者。其柰曇華華銷轉瞬。前沈後憚鑒識精，學王得李辭有徵。晉公汗牛九十軸，丁謂家李成寒林山水九十餘軸沒入內府。丹堊枉點吳兒繒。使君拔濯開此卷，我已瑩神契三遠。嶽雲九夏朱方炎，未覺人間張火繖。中原赤旱冬不雪，雪厚東南災眚減。使君自調寒暑平，獨有冰懷不堪熱。

不寐

遙夜飛泉隔竹鳴，山貂剝栗墜簷爭。急風餒虎穿林過，微月吟猿度澗行。咒裂石搖愁迸落，瑞香花觸喜孤清。卅年不卧匡雲寺，傾耳天鷄得幾聲。

張之洞（一八三七——一九〇九）

字孝達，一字香濤，又號壺公、抱冰。直隸南皮（今屬河北）人。同治二年癸亥（一八六三）進士。授編修。充浙江鄉試副考官，旋督湖北學政。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，典試四川。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）授侍講，再遷庶子，與寶廷、陳寶琛、張佩綸糾彈時政，號爲清流。明年，擢閣學，俄授山西巡撫，尋移督兩廣。中法戰爭爆發，起用馮子材，在廣西邊境擊敗法軍。設廣東水陸師學堂，創槍炮丁，開礦務局。後調湖廣總督，設立織布、紡紗、縑絲、製麻四局，並籌辦蘆漢鐵路。曾爲《勸學篇》，倡言「舊學爲體，新學爲用」。又曾署兩江總督。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晉協辦大學士，擢體仁閣大學士，授軍機大臣，兼筭學部。宣統即位，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。卒謚文襄。有《廣雅堂詩集》四卷。生平事蹟，見《清史稿》本傳、陳寶琛《張文襄公墓誌銘》、陳衍《張相國傳》。

晚清達官貴人工詩者，推翁同龢與張之洞，翁以餘興爲之，張較專精。《廣雅堂集》，所謂「能將宋意入唐格」者。胡先驕謂其「領袖羣英，頡頏湖湘、江西兩派之首領王壬秋、陳伯嚴，而別開雍容雅緩之格局」，「宏肆寬博，汪洋如千頃波，典雅厚重，不以高古奇崛爲尚，然後不落唐人膚泛平易之窠臼」（《讀張文襄廣雅堂詩》）。又比之於阮元，阮實不逮張，雖同爲高官，而處境不同。之洞歷領南方重鎮，後入閣值軍機，出將入相，而無矜誇虛憍之氣。當新舊變革時期，處危疑絕續之境，身世之感，發之於詩。林庚白

《麗白樓詩話》謂「同、光詩人什九無真感」，而之洞詩「能自道其艱苦與懷抱。淺者譏之洞之詩有紗帽氣，不惟不知之洞，且不知詩矣。之洞於各體詩並工絕，其五七言古體詩，直可與荆公抗手，無能高下」。贊揚並非過當。平生論詩，不喜李賀，謂其才短，更不喜江西派黃庭堅詩，有「江西魔派不堪吟」（《過蕪湖弔袁渥移》）之語。又謂「黃詩多槎枒，吐語無平直。三反信難曉，讀之鯁胸臆。如佩玉瓊琚，舍車行荆棘。又如佳茶芽，可啜不可食」（《摩圍閣》）。這種議論，很像蘇軾之論孟郊詩。張與鄭孝胥論詩，務以清切爲主，而於同時詩人如陳三立、沈曾植諸家，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（俱見陳衍《石遺室詩話》）。大抵張詩淵源所在在唐人與蘇軾，沒有經歷孟郊、黃庭堅、陳師道雕肝鏤腎的途徑，所以這類詩的獨到處不能領解。但其堂廡宏大，大聲鐘鎛，無生澀纖穠枯瘦寒儉之病。晚歲入京，人代劇變，感時懷舊，情見乎詞，詩亦更入高境。寫景之作，尤爲精美。隸事用典精切處，評論家以爲可與蘇軾、顧炎武匹敵。總督湖廣時，沈曾植、梁鼎芬、鄭孝胥、陳衍諸人，皆在羅致幕下或題襟酬唱之列。門下詩流，不限一家，袁昶趨向江西一派，樊增祥、易順鼎則以才華瞻麗取勝。可謂宏獎風流，一時騷壇的廣大教主。汪國垣作《光宣詩壇點將錄》，舊頭領托塔天王一員爲王闓運，陳衍不以爲然，謂當以張之洞易之。

乙卯除夕宿紫柏山留侯祠

四年四除日，疾如逝水度。無歲不易方，可笑蓬與絮。壬子蔣氏客，癸丑錦官寓。甲寅棲圍城，

戰士方暴露。巡警雜卒伍，傳箭待東曙。今年伴道士，寒燈展卧具。階泉鏘玉聲，松雪耀積素。勞人逢幽境，聊作蘆廬住。窮邨爆竹稀，瘡啞如裂布。縱橫壁下仆，鼻息窮牛怒。文武成何事？仆仆病道路。青山茁紫芝，愧此棲隱處。

鳳嶺

神臯蕩無險，險自散關始。萬壑共一井，行人在其底。壞木支橋閣，二分僅容趾。左捫將墜石，右瞰不測水。茲嶺塞朝昏，去天諒及咫。盤路穿林蛇，細馬行磨蟻。微聞後者喘，數見前人止。青黃木剥膚，鋒鏑石厲齒。幽禽不來集，豈有鳳皇子？通道金牛詐，飛仙毛女美。嶺高有盡時，林際墟煙起。洗足沽茅柴，不勞那得喜。

井陘口

羣山萬壑齊塞井陘道，匹馬躑躅千駝愁。大車束輪仍折軸，行人一里須三休。亭午匆匆漏曦日，百步之外誰能搜？癭婦揭衣避澗漲，瘦男捧土填坑溝。山店主客皆惆悵，成功獨嘆淮陰侯。穴中祇能鬥兩鼠，豈容旗鼓升高丘？三百里間難進退，殺師一鼓俘秦囚。諸葛不犯子午險，孟德喜脫烏林幽。左車憑水已中策，並此不用真無謀。刎頸之交尚背負，乃以誠信施敵仇。嗟哉陳餘謬稱儒家流，此輩之冠誠可渡。